

九一八周报·—V. 1, no. 1 (民国21年[1932]3月) ~
V. 1, no. 16 (民国21年[1932]6月) · —北平: 九一
八周报社[发行者], 民国21年[1932].

16no.: 附表; 26cm. ◆

* * * * *

本刊共摄制1卷, 16毫米, 缩率1:20. 原件藏北京
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摄制, 母片藏全国图书馆文献
缩微复制中心 (北京), 原件纸质差, 有污迹, 破损.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V. 1, no. 1 ~ no. 16 (1932, 3 ~ 6)

(缺V. 1, no. 15)

1932-1-14, 16 週刊
 共 15.44

第一卷第一期

九

一

八

報週

每逢星期出版

定價	零售	每份	三分
全年	一元	半年	五角
編輯者	九一八	週報社	
發行者	九一八	週報社	
通信處	北平	琉璃廠萃斌閣轉	

開場白——打了新藥針之後

短評

- (一) 告偽國的「後台老板」和「傀儡諸公」
- (二) 什麼話？ 犬吠聲！
- (三) 且看特別大會的決議怎樣？

東北偽國醞釀之經過與成因之分析

資本主義第三期的經濟恐慌與東北事變

國難中之感想與希望

東北抗日救國軍從軍日記

東北照妖鏡 龍沙三妖小傳

血腥——小說

冥鴻

冥鴻

子遺

子遺

曾天仇

石天倪

公任

李孫桐武

子遺

劉水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三十日出版

南京圖書館藏

打了新藥針之後！

且看「九一八」之效力如何？

「同文同種，共存共榮」的關係，對於我們國家的窮困、禍亂，民衆的愚昧、墮落，眼見快要沉淪滅亡，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自從三十餘年以來，就急切關心，殷殷垂念；不惜拿他們全國人的精神才力，想盡了千方百計，來設法醫治我們！

尤其是對於我們這東北一部分，更因為和他們壤地毗連，利害攸關，越是刻刻在心，念念不忘！

我們的好友，醫治我們的方案，——不能說是政策，真是苦心孤詣，無微不至。一切一切的良方，針石，對症下藥，我們不知服了多少；惜皆無大效果，致負盛意！後來，遂使用幾種強有力的藥針，實行注射起來，就像什麼「五七」啦，「五卅」啦，「六一」啦，不知我們好友費了多少心血耗了多少力量。可是仍然麻木不仁，毫無反應。尤其是我們東北受了一「六一」的那一針，——實在是一彈。手術可稱絕技，藥力更屬空前；然而結果安然容受，亦絕無佳兆，真是令人束手，令人失望！

雖然，我們的好友，下決心了！拿出最後的一着了！一九三一年的一九一八「新藥針」，已在半年前打我們東北身上！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也在月餘之前，作為副針，打在全國的要害了！

現在是有反應了！一時是有效力了！將來呢？只有再看將來！可是反應的證狀怎樣？有效的程度怎樣？不可無檢查，不可無記錄。本報甚願拿出一忠實的態度「一沉着的精神」，去檢查，去記錄以供獻於我們同病相憐的國人們！

最後，我們在開始標出「九一八」作為本報名稱的時候，還要就標兩句，以勗國人：

良藥苦口利於病！不要忘了「倭善人」！

短評 告偽「國」的後台老板 和傀儡諸公

自九一八倭寇開始在東北出沒，一時確也嚇殺中國人。乃數月之後，因為全係「武場」的把戲，頗遭觀衆的厭惡，大有不易收場之模樣。所以狡黠的「後台老板」，遂又積極從新排演「文場的傀儡劇」，製造傀儡行頭，羅致傀儡人物，經過幾個月的醞釀宣傳，說什麼「建立新政權」！說什麼「成立滿蒙新國家」，新奇的怪劇目，居然出演於衆目睽睽的「東北舞台」！

「國」是什麼？「國」是怎樣成立？「國」和「官」——國的領袖——是怎樣的一種關係？現在均可不論！姑且退一萬步，承認這種偽「國」，有成立的必要，這種偽「官」也是出於萬不得已，然而為偽「國」的「後台老板」着想，為偽「國」的「傀儡諸公」着想，均不見得有什麼好處，所以不可以無一言相告！

世無無「民」之「國」，亦無無「國」之「官」，雖三尺童子也能有此常識！東北的廣土衆民，是中華民國領土人民中的一部，而且具有數千年天造地

設的地理環境，數千年因襲沿革的歷史背景。土則華土，人則華人，國存與存，國亡與亡，歷千秋萬世而不可分離。豈是三五傀儡諸公所能代表出賣！更豈是後生小輩的強盜老板所能隨意竊取！

偽「國」而成立矣，則三五傀儡諸公之「國」亡，但東北三千萬民衆之國仍在！三五傀儡諸公，既自棄其國，即爲東北三千萬民衆的公敵，則偽「國」之「民」何在？既無「民」何有「國」？既無「國」，何有官？

嗟！嗟！中國無滅亡之理！東北民衆亦決無亡國之日！強盜能盜物，而終難盜民，傀儡能賣身，而不能賣國！

吾人試看路人皆知之司馬昭，能橫行到幾時！

吾人試看喪心病狂之李完用，能有何好結果！

什麼話？ 子遺

犬吠聲！

近幾個月來，自命是和中國握手親善第一個日本人的「犬」養，接二連三的大發其言論。有時是獻媚他們的軍閥，欺騙他們的民衆。有時是粉飾他們的野心，欺騙他們的友邦。尤其是對中國輕視，譏笑，教訓，無所不至。一片胡言

亂語，喧喧不休，成什麼話？直是犬吠之聲！

代百代而起的勝利公司，快要貫徹他們商標——犬和留聲機——的目的，收這種「犬」吠之聲片了！讀者不妨先看

看下邊鈔出的「吠」詞，領教領教！

(1) 將誰欺？欺天乎？

東京十二月二十八日路透電犬養對新聞記者談：「因防衛滿洲廣大邊疆需浩大經費，故縱令將滿州贈予日本，日本亦不願授受……」

(2) 日本呢？

東京三十一日新聯電犬養年首致辭「現在之中國……甚且喪却其國家之實質的形體……」

(3) 又虧他說得出！

大公報一月五日東京特約通信犬養在大阪新聞社談話會發表講詞：「日本決不願取滿洲……假令日本取滿洲爲領土，試問其內容何所有，不過一羣山東苦力而已……」

(4) 你也知道有那三天嗎？

又云「中國欲在幾年之後，成爲平等國家，除改良外，無他法。須有相等之時間，始能進步到如此地步……非到彼時，不能成爲「真正之中國」……」

(5) 今後將怎樣？

東京一月二十一日新聯電犬養在議會席上演說「滿蒙事變于錦州之東北軍撤退時，已告一段落。然若使滿蒙成爲內外人安住之鄉，此種大業，不能不俟諸今後……」

(6) 好一個講人道者！

大公報二月七日東京特約通信犬養在大阪演詞「現在中國正與明末相似，戰禍不絕……爲人道起見，亦應將滿洲作爲此輩難民之避難鄉。否則四萬萬之中國民衆，將無法避免塗炭之苦。吾人爲人道上看想，殊不忍坐視中國民衆之苦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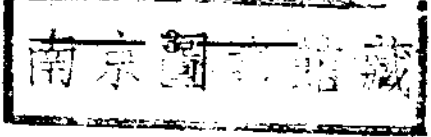
(7) 呸！呸！

又云「余對於中國有正確之認識。中國故交甚多，與中國交換及疏通意見極爲便利。欲與中國握手親善，在日本政治家之中，余自信爲第一人……」

且看特別大會的決議

怎樣？ 子遺

在過去半年間，國聯對日本暴行，有三次大的決議。結果，決議自決議，暴行自暴行，除了國聯自身實現一個「調查委員會」刻在途中外，日本則在此期中，完全佔領東三省，且更出兵攻上海。



623371

現在將國聯三次決議和決議後的效力，簡列於左：

第一次決議——九月三十日議決限令日本於十月十四日撤退犯遼日軍恢復一八以前狀態。

決議後——日不之理。這次一方令整個的撤兵，結果一方是整個不撤兵！

第二次決議——十月二十四日十三國理事國令日本於十一月十六日以前在第三者監視下將南滿鐵路外日軍一律撤退。

決議後——日軍北佔龍江，西攻錦州，兩度擾亂天津。

東北偽國醞釀之經過與成因之分析

東北淪陷半載，情勢日趨險惡。日既捨名取實，陰謀重重，我則有退無進，氣息奄奄。而月餘前國人對此事變之奔走號呼，熱烈反抗，國際之迫切注意，亟謀制止者，今已全為日本所製造「煙幕彈」之滬戰，所矇蔽，所轉移。及今國人惟一之主張，則援滬也，全般之注意，則滬戰之消息也；聞戰勝之消息，則欣然喜，聞戰敗之消息，則戚然憂，此最近一般國人心理之表現也。而國

這次一方令南滿鐵路外日軍撤退，大讓步了！一方則更進一步！

第三次決議——十二月十日決議（1）承認九月三十日決議有效。（2）請雙方採必要手段令形勢不致更趨嚴重，亦不得採任何能致發生戰事或損傷生命之行為。（3）派調查委員會到當地調查一切能危及國際關係破壞中日和平一切影響中日兩國友誼。

決議後——日軍攻下錦州，進取哈爾濱，出兵上海。這次一方僅敷衍自己面子了，不單獨對日本決議了！一方也一意孤行

，更變本加厲了！

雖然，三次的決議，皆出於國聯行政院，權威或有未逮，故效力易等於零。最近國聯特別大會開幕了，四日大會且議決請中日雙方停戰，立即為有效之實行，態度似較行政院為強硬。然而效力怎樣，仍是難說！

前三次的決議，均就東北事件說法。這次則專就滬戰討論。從這種避重就輕的情形看去，這次國聯決議的效力，不見得比前三次能有什麼特別的地方！語云，「天助自助」又云「反求諸己」，還請我們自己努力謀出路罷！

曾天仇

就一時權宜言，固有緩急之分；然謀澈底解決，仍須本末兼顧。東北事變之關係中國存亡，影響世界和平，夫人而知之矣。苟世人而猶欲維持世界和平，國人而猶欲挽救國家危亡，即決不宜祇顧一己醫頭醫腳之一時辦法，致墜日本聲東擊西之明謀，此自然之理也！

東北偽國家獨立運動，發生久矣！滬戰月餘，中外視線轉移東南，日人益認為機不可失，加急進行。據最近日電

聯特開之特別大會，所討論者，滬戰也，所議決者，停止滬戰也；聞戰事停，則欣然喜，聞戰又起，則戚然憂，此最近一般世人心理之表現也。其意若曰：滬戰為「急症」，東北事變則「死症」也。滬戰為「傳染病」，東北事變則「癱瘓病」也。姑先其急者，先其與已有直接利害關係者，反是可緩也，可過問，可不過問也。

夫東北之淪陷，與上海之戰事，如

所傳，已有具體完成之實現。雖我政府有聲明否認之通電，美德各國亦有同樣之表示；而且人之野心不死。國人之默視如故，大好河山，形將為亡韓之續，三千萬同胞，不難為暴日之奴，東北不救，國將不國，言念及此，不寒而慄！

(一) 醞釀之經過

日人以暴力占領東北後，即進行其所謂『滿蒙獨立』之運動。始則製造輿論，以麻醉世人之觀聽，而喚起其國人之注意。繼則實行統治遼吉，多方招致傀儡，以為獨立運動之基礎。旋即取遼西，攻黑哈，東北既完全佔領，滬戰乃開始掩護。及今祇有重要脚色，未能佈置妥貼，而偽國新張，為期已不在遠矣！

在日軍占領之下，企圖建設獨立政府，中國不能制止，日本應負一切責任。日本竟以欺騙之口吻答覆，謂對於中國人在滿洲樹立獨立政府之策動，已嚴禁其文武官吏不得予以獎勵。同時對國際亦再四聲明無領土野心，尊重九國公約，國聯盟約。

然而同時乃有諸多可以反證其聲明為虛偽之事實存在，則自日軍占領後，日本政府直接間接舉行極多併吞滿蒙討論會是也。去歲十月二十四日大阪每日新聞發起所謂（滿蒙時局懇談會），討論所謂滿洲問題，長春代表即有露骨之言論，謂一應使東北四省成為一獨立政權，以便成為與外國交涉之團體，日本即

耐心！當心！

（鴻）
實業家穆藕初，嘗自謂一生以兩語自持。即「失意時耐心，得意時當心。」
良以禍福相依，得失無常，自然之理也！
觀今日之中國日本，一則正在失意，一則正在得意。吾甚望失意之中國要「耐心」！得意之日本也要「當心」！

可與此團體交涉，與南京即無交涉。」近十二月五日，該社又舉行所謂「滿蒙座談會」，出席者皆日本知名之士，如清浦奎吾，林權助，井上匡四郎，水野鍊太郎，森格，松田原治，中野正剛等，皆參加而上下其議論。森格氏——政友會總務兼現任日本政府外務次官——竟謂日人對於滿蒙毫無秘密之必要。滿洲新政權問題，似無甚重要，所可重視者，為日本對於滿洲問題，應參與至若何程度。此種主張即可視為所謂「捨名取實」政策之代表！井上匡四郎氏——貴族院議員子爵——亦謂「從日本生存上言，若不將滿蒙置於日本勢力範圍之內，則前途殊多危險。」此外日人對於滿蒙建國之討論尤多。如本年一月十八日，東京朝日新聞，載有一徵求各方面對於創設滿蒙新國家之策一文，更顯示其吞併之決心。其中有云：「二月十一日為日本建國紀念日，日人當之為紀元節，三千萬民衆，擬於是日設滿蒙新獨立國。」「惟此新國家能否以自己力量發展，誠屬疑問。」「其援助者，向何處求之，亦惟有日本而已。然則日本對此新國家如何指導，日本之產業及人如何加入於滿蒙，即經營滿蒙應用何策也。經營滿蒙之大要本問題，自軍部

以及各方面，皆有研究，茲綜合如左。
一，應為完全獨立國家，與中國本土斷絕一切關係，其形式內容，皆為獨立國家，日本則首先承認，與從前所謂樹立新政權者完全不同。所謂關於滿蒙問題，均與新國家交涉決定。凡此皆日人在國內所製造之一般輿論也。

去歲十二月二十日日本前陸相南次郎負重大使命來東北視察時，謂：「今後祇餘一政權問題。」又謂：「未得日本信賴之政府，即一日不能存在。」迨其返抵門司亦謂：「按照滿洲現狀，應產生最重要原則三項，其一為滿洲自主。」又宣稱「不論日本中國或任何第三者，可不應干涉滿洲新政府之行政方針。」本年一月十二日大阪朝日新聞滿陽分社，亦仿其本社之故技，假瀋陽大和旅館，舉行所謂「滿蒙建設座談會」，討論所謂「新國家」等等問題，中國漢奸于沖漢，趙欣伯，丁鑑修及日本陸海軍滿鐵職員等，均行參加。而所發表之狂謬言論，竟有甚於日本國內者。日本對於滿蒙偽國建設之積極，概可見矣！

運用其鬼蜮技倆，鼓吹煽惑，以建設所謂滿蒙獨立國之張本。觀其在遼吉政治上之倒行逆施，不難知其梗概。
日人既佔瀋陽，即任命土肥原大佐——東北著名日本浪人——為市長，——後乃改用親日嫡派之趙欣伯——發表大批日人為官吏。同時并利用一班昏庸派或親日派之漢奸，如袁金鎧于沖漢關朝聖等，組織所謂「地方維持會」，於九月二十七日成立。雖該會聲明為暫時性質，然全市行政，現在日人操縱之下，則日人自可左右之也。其後日軍先後佔領各縣，即分別推翻舊有政治組織，成立地方維持會，由日本人為顧問，實行監視執行。其大演「雙簧」之把戲，利用傀儡之陰謀，省縣蓋一致也。
其在吉林，則自日軍佔領吉林後，由多門中將監視指揮下組織「吉林省長官公署」，以熙洽為長官，以日本坪井大佐為警備司令官。熙洽甘心受日驅使，且以身為滿人之故，尤易受人獨立建國之煽惑而為其傀儡。
日人改變遼吉政治之不足，復以軍火及金錢，鼓動內蒙青年黨騷動，蒙養少數內蒙不良份子，以便為所利用。報紙宣傳，雖多失實，然日人用心之苦，設計之周，概可想見。

綜言之，日人於武力佔領之後，既不能立即公然併吞，亦不能逕行宣布獨立，故於此時期不能不改造一種「傀儡政治」，以為過渡。然則彼時所成立之遼寧地方維持會與吉林之臨時政府，雖視為日人計劃滿蒙獨立國之階梯可耳！
(3)漢奸之蒙養 日人在東省一切佈施，如無漢奸甘作傀儡，日人之詭計陰謀，亦必不易發布。乃竟有為虎作倀，甘心賣國之輩，如趙欣伯，于沖漢，丁鑑修，關朝聖等，均願供日軍驅使。其喪心病狂，令人髮指！此雖由於日人金錢勢位足以蒙養諸人貪鄙之行，然諸人均有多年親日之關係，亦決非偶然也。——在下文漢奸派別之分析詳述之。
是時載鬼一車之瀋陽政局，地方維持會已有名無實，形同虛設。諸漢奸不能不極力現形活動，甘受日方之蒙養，於是趙欣伯以首把交椅之「紅人」，接充土肥原替身之市長，兼最高法院東北分院院長。丁鑑修前在交涉署及弓長嶺煤礦任職，即久稱「賣國熟手」，至是與日人相得益彰，遂攫得瀋海鐵路局長之優缺，不久并兼充偽東北交通委員會會長，握有東北交通之大權。之二人者，感恩圖報，大賣力氣，為日人頗多謀劃，斷送我國一息命脈，誠不愧為日本最忠

實之鷹犬也。

(4) 黑哈之進佔 日本佔領遼吉後，對於黑省，因蘇俄之勢力關係，未敢北侵。然初則製造空氣，宣傳黑省獨立，嗣乃於十月中旬嗾使洮南鎮守使張海鵬率軍侵入黑省，日軍則在後聲援。張海鵬年邁昏庸，因受日人利誘，允於攻入黑省後改組黑省府，以黑省長官界之力，遂不惜倒行逆施，甘受嗾使。雖其兵力殘弱無用，然日軍卒藉口修復洮昂路江橋，擊敗馬占山之抗軍，十一月十九日佔領黑垣矣。

日軍佔黑垣後，仍襲遼吉故智，利用不肖之徒，組織非法政府，進行其樹立新政權之運動。於是黑垣劣紳劉德全，吉祥，趙仲仁，李維周等，乃群起效仿遼之趙于丁輩之媚日賣國。一乘多門意旨，組織治安維持會。而哈特區長官張景惠亦為熙洽第二，組織接收江委員，派英順為委員長。十一月二十八日遂由張景惠日顧問新井，日領館書記生松本，引導赴江，內定英順代主席，并發表各廳長等要職。英順於後三日就職，黑省之偽省府，遂即成立。

哈爾濱為吉黑重鎮，且為蘇俄在東北勢力之中心，日本始雖垂涎，但慮與俄忤，未敢侵入也。乃張景惠甘為虎伥

，日認為有機可乘，因於去歲末，煽動白俄，擾亂哈埠治安，預為侵入哈境之張本。利用漢奸趙仲仁，拉攏馬占山，俾收統一黑省之速效。未幾日在哈埠設飛機場矣！日軍逼長春北進矣！終乃得蘇俄之讓步，而以全力籠罩哈埠矣！

同時遼寧方面，日深感維持會之勢力，不足以統攝全省各縣，乃於十二月十二日釋久禁之械式毅，由日奴趙欣伯偽造民意，迫就偽省府職，而地方維持會遂取銷。偽遼府成立矣，張景惠亦於新年元旦通電就黑省府偽職，昇馬占山以警備司令以籠絡之。一月末，張馬平分黑省政權之局面，已幾多方之醞釀，成立妥協，黑省政權至是乃完全為日人所左右！遼吉黑哈之政權，至是亦完全為日人所統！偽國建設，愈易推進！

(5) 偽國之推進 日本製造偽國之基礎，既漸成熟，所慮者，國際間之反對也。因有一二八之滬亂，故作煙幕，以轉移各國視線。而在此暴力橫行於滬濱之時期，將東北偽國之計劃，加速推進。

第一步則利用宣傳以愚弄人民也。蓋自九一八以來，土地則以暴力強佔矣！主權則以非法取得矣！官吏則以利勢收買矣！所未得者人民耳！所不易得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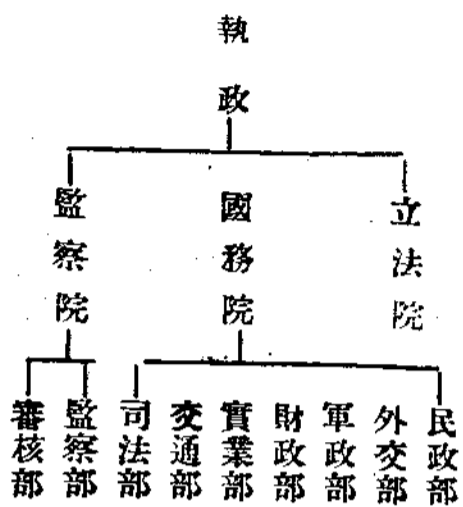
民心耳！故自遼吉陷落後，日人即嚴重檢查書信，隔絕內地消息。及濱江不守，通信愈無可能。故東北民衆，聞聰察則，精神上直已等於亡國之民，此日人消極的愚民政策也。而在積極方面，則到處更以威脅利誘之法，向國人為種種違反國家利益之宣傳。為虎作倀之奸民，更從而推波助瀾，為淵驅魚。於是所謂偽國運動，已到下層工作地步，其陰謀之險毒，手段之卑劣，徒令世人齒冷。究於民衆意思無干。此觀於最近各地智識分子之拒絕參加「請願」「慶祝」，與熱心義民之起兵抗日衛國，而可証明者也。

然日人於此則雙管齊下，相機急進，二月十六日之奉天建國會，卒由日人挾制而成。是日晚，於趙欣伯宅舉行所謂「最高政務委員會」，關於偽國家之建設問題，大演醜態。對於國體問題，即共和或帝制之點，新舊兩派間議論紛歧。結局已決定折衷辦法，採用共和制，元首稱執政而定為終身制。不倫不類之偽國家，至是乃有具體之表現。然而未即實現者，則有二因。即一由日對國際形勢有顧慮，一則內定偽國元首之溥儀尚未承諾也。故於羣醜建國會議之後，日政府訓令本莊繁暫緩實現，遂更

有所謂「東北行政委員會」之四不像組織。據最近消息，溥儀已甘願爲日人傀儡領袖，於月之七日離旅順北上，行將赴長春就執政職。是則偽國之正式成立，或不在遠。蓋日方因極願其早日實現，以便操縱保護，再謀併吞重演滅韓之故事也。

此即將實現偽國之內容如何，當爲國人所欲確知。惟一切消息之來，多係日方所傳，時有歧云，茲綜合聞見，略誌於左，以待証實。

- (1) 國名——滿蒙聯邦共和國
- (2) 國體——立憲共和國
- (3) 政體——聯省自治制
- (4) 年號——大同元年
- (5) 國旗——黃色長方形在四分之一之左角置紅藍黑白四色
- (6) 組織——列表於左



- (7) 訓民要則——信義和平忠孝仁愛
- (8) 憲章草案——七章三十五條

二、成因之分析

由上觀之，偽國之建設，爲日人不能放棄之陰謀，亦係漢奸有意促成之把戲，然而，於我三千萬民衆無與也，於世界公理國際和平亦所不許也，其真實成因之薄弱，人所易知，即使實現，亦必不能久遠存在，又必然之勢也。惟在過去之半年間，日人竟能一手製造，意外有效，及今偽國之成立，已是箭在絃上，不難如願以償。此非偶然之事也，其故頗有可得而言者，試分析之。

(1) 日本之政策——日本在東北推進偽國之手段，不外「武力」與「金錢」兩種工具之使用。本莊繁則使用「武力」之代表也，土肥原則使用「金錢」之代表也。剛柔互濟，狼狽爲奸，陰險險狠，毒辣無比。而在實際實施，則分對內——指東北言——與對外——指東北以外言——兩種政策，對內政策則「高壓政策」與「養政策」是也，對外政策則「麻醉政策」與「掩護政策」是也。

(A) 高壓政策——以暴力分先後步驟侵占三省之地，首遼吉，次黑哈，次遼西，鐵騎馳騁，砲火交加，施足蠻橫之

威嚴，做盡猙獰之面目，務使華人胆寒心低，惴惴自危而後已。然後對於固有勢力與彼所視爲危險之對象，務剷除淨盡而後已。此種根本的策勵之原動力，日人自然認爲有重大之收穫，而我國復走入不抵抗之錯路，更與日人以不勞而獲意外之成功。於是日人乃愈信其高壓政策之易奏效，倒行逆施，無所不爲矣。

(B) 養政策——馬上得天下而不能治天下，以日人直接應付華人亦終隔膜，於是利用漢奸，巧使鷹犬，而「養政策」尙焉。本莊繁土肥原，原皆受我東北多年之養，對於東北人物皆有相當之認識與辨別，私交也，學生也，既皆可爲拉攏之導線，威武也，富貴也復皆可爲養之鈎餌。於是趙欣伯于沖漢丁鑑修之流，皆成嫡派傀儡，熙洽張景惠張海鵬之輩，亦悉屬老牌洋奴。其他若反動派也，復辟派也，以及騎牆觀望，臨時維持各派，胥不難盡入其牢籠。養之中，爲彼製造偽國之具。故東北偽國之實現，如其謂爲日人武力之成功，勿寧謂爲「養政策」之成功也。

(C) 掩護政策——日人固皆認爲偽國之建立，爲中國所不許，國際所不容，不能不於東北直接製造之外，別謀應付手段，則「掩護政策」尙已。當日人利用

張海鵬軍隊以攻黑也，馬占山誓死抵抗，日殊苦於應付，調遼西之兵往援，又恐中國軍隊進攻。故亟於天津製造變亂，以牽制我軍。未幾黑垣竟下。此日人「掩護政策」之一小奏膚功也。迨錦州既失，三省全失陷，日人認爲國建設之機已熟，然又恐醜幕揭後，招列強之干涉，遂又興無名之師，攻各國注目之滬，欲在滬戰煙幕掩護之下，以推進偽國之製造。果爾歷時月餘，中國與國聯，遂皆重視滬戰而忽爲國，此又「掩護政策」之一大效也。

(D) 麻醉政策 日本在國際間素善宣傳，故雖向乏真實之宣傳，而每易搖惑世人之觀聽。自出兵佔領東北以後，對於國際宣傳，更大事顛倒是非，任意編造黑白。雖其欺騙行爲，久必敗露，然每能緩和空氣，收一時之效。如當遼吉禍變初起，各國對日，輿論甚惡，及日政府一再發表公式宣言，極力自爲掩飾，芳澤代表，迭有撤兵表示，肆行攻擊中國片面之短。於是國際空氣，漸轉和緩矣。嗣此不曰「既得權」，即曰「自衛權」。不曰「尊重善隣之誼」，即曰「不至破壞國交」。不曰「無佔領領土之野心」，即曰「不以保障占領作交換條件」。凡此種種花言巧語，無一而非謬妄

欺騙，然中國既無真實普遍的宣傳，爲之揭破駁斥，則各國亦惟有靜待其後事實之証明，則日人之狡計得逞矣。日人此政策，不一而足，無以名之，名之曰「麻醉政策」。

(2) 中國之弱點 物腐蟲生，自然之理，空谷來風，決非偶然。日人侵佔東北，武力之暴，政策之辣，固矣。然在我國方面，亦實有其授人以隙之弱點在也。此種弱點之形成，由來既久，原因複雜，遇事既無可避免，臨時又無可挽救，於是暴力之來，每易有意外之獲得，政策之施，亦易收倍蓰之効力矣。弱點維何，撮要言之，則有四焉。

(A) 政權之分散 東北軍政大權，向來雖皆在一系統之下，然因歷時久，範圍廣，統率多之故，恒顯一種單調渙散之象，深有缺乏實力集中之感。故昔年對俄戰事，已捉襟見肘，今則以之應付暴日，自然感覺困難。姑無論軍事上有不抵抗之失計，政治上乏忠勇之長官，致陷於萬劫不復之境地。即使正式抵抗，誓死不屈，而實力不充，元氣不足，亦必無幸免之理也。

(B) 民氣之銷沉 東北健兒驍悍之氣，本有長久光榮之歷史，無待贅述。惟自晚近以來，外患屢陵，政治壓迫，兩

重勢力，內外拘束，民性特質，無形轉移，雖有大力，莫可挽救。觀於近數年間，民衆運動，毫無表現，團體事業，尤爲空洞，較諸內地各省，民氣實爲銷沈。意者受過度之刺戟，易生薄弱之反應，亦不無一部分之理由也。一旦鉅變橫來，自少勇氣，苟安心理，最易發生，縱無願爲順民之心，竟少誓死抗日之氣，此亦日人易於佔領之一原因也。

(C) 國家觀念之薄弱 東北開闢較晚，政教之行亦遲，加以民國以來，在政治上之於整個國家，殊少契合無間。易幟而後，全國統一矣，舊有障礙，仍難一時盡除。故一般民衆，既素乏國家基本的認識，復受政治上中央地方區別之暗示，國家觀念薄弱，而地方觀念反濃厚。於是煽動分離，樹立政權之說，不惟易誘一般愚氓，雖智識階級亦有不免者矣。究極思之，豈無故哉！

(D) 腐化勢力之潛存 東北因政治社會之因素，極爲幼稚之故，一切腐化分子，乃最易潛入。說者謂近十數年來，東北爲藏垢納污之所在，雖屬過言，而按諸事實，亦不無理由。此種腐化分子，害羣禍國，隨地皆然，祇知利己，不知有他，故可以利誘，亦易於威脅。彼日人侵入東北以後，所利用以爲傀儡爲

鷹犬者，此種腐化分子，實其嫡派也。

(g) 傀儡之流別 日人施行其毒險之政策，利用中國之弱點，結果最顯著之表現，與最大之成功，則軍政要人或失意分子，多為虎作倂，甘充傀儡是也。始以奸人為傀儡，繼以偽國為傀儡，一幕滑稽傀儡劇之醜態，乃充足表現矣。綜觀東北傀儡之多，隨地隨時皆有，軍政人物具備，就其流別分之，約有六派，其極光怪陸離之大觀，概述於次。

(A) 維持派 此派人物，究其本心，尚未失真。被迫不過，則猶抱一維持之念，以待時機之至，其情可憫，而其事每不易見諒於人，此亦無可如何者也。若袁金鏡之主維持會，戚式毅馬占山之出長遼黑，雖不必盡存維持之心，要各有其不得已之苦衷，吾人原情立論，跡其初心，究不應過苛求耳。

(B) 觀望派 因所處地位之關係，形格勢禁，而又有無堅絕抗爭之勇氣，不能不暫事敷衍，存心觀望，意在騎牆。

似此之人，在可恃不可恃之間，較之維持派，品斯下矣。若于芷山輩，堪為此派代表，而其他軍政要人存心如此者，正不少也。

(C) 昏庸派 異哉東北老官僚而兼老軍閥雙料混蛋之多也。熙洽為首，張海鵬繼之，張景惠尤為十足。然熙洽滿人，別有用心，尚可曲解，二張老而不死，竟爾倒行逆施，究其動機，不能謂其無所為，而實昏聩無識，有以致之。

(D) 復辟派 此派帝制餘孽，為日人所豢養，所利用也久矣。今次事變，日人更思大有所為，以償其素願。此派宵小益覺志得意滿，積極活動。溥儀曇花一現，作一導線，金梁鄭孝胥輩既借溥儀以俱來，偽國之運動益急進。餘孽失意分子，乃咸欲因緣時會。攀龍附鳳，縱認賊為父，亦所不惜矣。

(E) 反動派 東北軍政界失意之輩，為數極多。平時既不得志，惟有相機活動，一旦時機到來，則亦儼不擇食，見

利而不見害矣。此派當然無事變前之軍政要人，然亦多曾在軍政界活動者也。若關朝璽趙仲仁輩。皆可為此派之代表，其他則不勝枚舉矣。

(F) 日奴派 以上各派，皆係事變後臨時為日人使用之傀儡，殆可謂為「後天」之改造。此外則有嫡派之傀儡，已養之有素，融化無間。蓋已完全「奴隸化」，則實「先天」之育成，無以名之，名之曰「日奴派」。此派現為日人所得用者，為趙欣伯，于冲漢，丁鑑修等。趙本半日種，——其母為日本醜業婦——于丁則久以賣國奴自豪。其身早已賣于日人，其行早已不齒人數，固不待今日也。此外則曾鏡日金，曾曉日語者，皆有為日奴之資格，傳授趙于丁輩之衣鉢，奴子奴孫正大有人在也。

嗟乎，傀儡登台矣，偽國成立矣，日本之政策奏效，我國之弱點暴露矣，成事不說，後患何堪！緬述所見，悲痛無既，質之讀者，感想何如！

資本主義第三期的經濟恐慌與東北事變

石天倪

東北事變怎會發生？東北事變的整個意義是甚麼？關於這兩點，我們應有明確的理解；若得不到明確的理解，那

末，抗日救國的行動，就在不知不覺之中，陷於重大錯誤。日本帝國主義者以暴力佔領東北，是其資本主義第三期的

經濟恐慌轉入政治危機之必然性，是世界現階段政治經濟錯綜複雜方程式必然得數之一。

并不像一般庸俗論者，說東北事變，是平空而來的突變，中國機械革命論者，解釋東北事變，僅是日本反蘇聯的進攻，及所謂國際問題專家，認定這次事變，是在日美諒解之下成立的。他們這種理解，都是一偏之見，而沒有認清這次事變客觀的總因，與把握這次事變的本質。我們當知道，在廿世紀的時代，

世界經濟是形成整個的體系，所以無論世界任何部分發生事變，都有其內在的與外來的因素。可知東北事變，決不像他們所想的那樣單純，而不夾雜其他成分，請分述之，而探討其整個意義。

二十世紀的今日，是帝國主義的金融資本主義的時代。帝國主義的存在，是靠着世界殖民地市場，因此，國際帝國主義間，纔作殖民地之爭奪的鬥爭。一九一四年以前，國際帝國主義爲着奪取世界市場的衝突，爆發了空前的世界大戰，結果，使歐洲經濟極度的衰落，如：生產的衰退，勞動力的破壞，貨幣價值的動搖，國內貨幣的破產，滙兌關係的混亂，與國際貿易的衰落，這實是當時最嚴重的危機，也就是第一期的經濟恐慌。

各國資產階級爲挽救這個危機，於是實行產業合理化，一面緩和無產階級革

命；一面採取通貨膨脹政策。社會民主黨對勞動階級用政治的攻勢，維持向來的剝削關係，并且把勞動強度增加到最高限度；延長工作時間，減少工資。同時且整理過剩資本，集中企業，實行獨占價格，增加巨大投資利潤，用高度的技術，科學的管理。這就是所謂產業合理化。

產業合理化的結果，金本位制安定，滙兌關係恢復，生產增加，國際貿易增進，這是第二期經濟穩定的基礎，正是世界資本主義高唱產業合理化勝利之調，和幻想着永遠繁榮的醜夢。各資本主義國家，雖然從一九二三年走上穩定的途程，但生產的發展，却是不均衡的表現着，重新造成生產過剩的危機，加深資本主義的病症。

生產過剩，則生產價格低落，利潤減少，不變資本之新價格增大，平均利潤率低下，而可變資本的工錢減少；勞動強度增大，失業增加；工錢相對減少，於是大眾購買力薄弱。

其次，因資本主義國家，厲行產業合理化，於是經濟穩定，產業復興，使歐戰後經濟破壞一時暫歇的市場競爭，又重新復燃起來。因之，造成世界市場競爭之一般的尖銳化，遂發生了世界市場

缺乏的恐慌。這樣，Yan-Ping 政策關稅保護，資本輸出，殖民政策等，由市場的競爭，轉向武裝的戰爭，這時資本主義國家間對立日形尖銳化。同時在國內也造成市場的狹隘，引起工業部門，農業部門，產業資本，金融資本，工業部門本身，與金融資本本身的矛盾來，這是第三期經濟恐慌的基礎。

自一九二九年底，世界經濟發生了嚴重恐慌，從世界金融中心的紐約，交易所發生風潮，股票暴跌開始，於是經濟恐慌的狂潮，造成資本主義世界之不景氣，像傳染病似的流行着，使全世界資本帝國主義陷於無法解脫的地步。在這個時期中，生產事業凋敝，對外貿易慘淡，金融動搖，信託制度破壞，銀行倒閉，股票跌落，失業增加，農業恐慌擴大。這個時期的資本帝國主義，爲着延長其壽命，不能不企圖再分割世界市場，向殖民地與勞動者加緊的榨取，以解決其自身的矛盾。所以現在一般的危機尖銳化，而重新分割市場戰爭，已經在準備了。

我們知道：一九一四年前帝國主義爭奪市場的矛盾集團，可分爲：A 英帝國主義所領導的協約國集團；B 德帝國主義所領導的聯盟國集團。當時整個世界

，還是爲資本主義經濟系統所統治。可是現在的情形，便有些不同了。

十月革命後蘇聯，推翻了資本主義制度，開始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其經濟系統既不在資本主義系統下統治，所以也不能成爲供養資本主義之廣大市場了。蘇聯龐大驚人的五年計畫，行將成功，在『五年計畫，四年完成』的口號下，雷厲風行着，的確有偉大的成績，而成爲世界經濟繁榮之孤島。且看其生產增加，國民所得增高，失業幾等於零。這樣，實足威脅世界資本主義的存在，而使他們不能容忍。

當着世界市場異常緊張與世界經濟恐慌的時候，國際帝國主義遇着這樣威脅，不能不企圖摧毀蘇聯，以奪取世界六分之一的市場，不能不企圖摧毀蘇聯政權，以鎮壓本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這樣，帝國主義武裝進攻蘇聯的企圖，乃是國際帝國主義一致的。

進攻蘇聯是國際帝國主義的中心問題，同時且與中國問題有密切關係；因爲中國是國際帝國主義掠奪的最大對象，在帝國主義將用最後手段來解決市場問題的時候，必然把中國看成分割的對象。實在是，因爲中國市場，是資本主義的續命湯。當着他們爲充實其自身實力

，必然加緊的剝削中國，用中國民衆的血汗，去製造進攻蘇聯的武器。所以國際帝國主義進攻蘇聯與瓜分中國，是有連帶關係，瓜分中國，纔能充實進攻蘇聯的實力，摧毀蘇聯，纔得鞏固資本主義的基礎。

總之，資本主義第三期經濟恐慌的現在，形成這樣形式：

- 一、資本帝國主義間，對立之激烈化。
- 二、國際帝國主義與蘇聯對立。
- 三、資本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弱小民族對立之尖銳化。

我們看目前的局勢，產業合理化的吊鐘，正在警告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體系，走進了墳墓。他們求最後的掙扎，只有向殖民地進攻，再分割市場。

在世界經濟恐慌的當兒，自然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不能例外，且其情形比較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尤爲慘酷。日本是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他的一切基礎，都覺得脆弱；復以自然地理條件的限制：原料缺乏，和地域範圍狹小，所以日本帝國主義所感到的經濟恐慌，較之他國更爲深切。

日本資本帝國主義的滋長繁榮，是依賴於中國的貧弱。中日戰後，日本得了

大批賠款，實爲促進其產業的良機，通貨因之大加膨脹，物價抬高，企業大加勃興，金本位制度得以確立。因企業勃興，於是企業投資，益加繁盛，所以在二三十年間的資本積蓄，即達鉅額；貨幣資本化，商品生產逐漸普及，到了一九一〇年時，工業資本，便占了全生產業的半數。日本資本主義之所以能這樣迅速長成，實是以從中國得到廉價的原料，及以製成的商品銷到中國市場爲條件。歐戰期中尤是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良機，歐洲各國忙着戰爭，無暇顧及生產，更無暇顧及對外貿易；於是他國商品，大量輸入，國外市場，如：南洋，南美，非洲等地方，日本生產品，都從容布展其勢力，對華貿易追上了英國，占列強對華貿易的首位。在此期間，日本資本主義是在飛躍的發展着。

但是歐戰後，各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狀況恢復，對外貿易發展，日本因之受了排斥，對外貿易日見萎縮，至一九三〇年以來，經濟恐慌達於高度。過剩商品，無處銷納，結果價格跌落，企業利潤低減。企業既陷入恐慌，於是股票降落，除金融保險業外，各種股票在市場上，價格狂跌；而金融資本家，乘機乃伸其鐵腕，盡力壓迫中小企業者，使之

不得存在。金融寡頭支配，資本日見集中，而恐慌程度亦愈加深。（待續）

國難中的感想和希望

公 任

中國的國恥國仇多了，可是有相九一八這樣奇，深，慘，暴……的嗎？恐怕九一八的國恥國仇，實是中華民族從來所未受過的仇恥，也就是中國歷史空前所未有的禍變！那麼我們的政府，和我們的同胞，對於九一八的國恥國仇，應當怎樣紀念怎樣雪除呢？我想凡屬中華民國的人民，假使心非死灰槁木，尙有知覺血氣，尙有廉恥人格，尙有國家觀念民族意識；誰忍心作賣國賊？更誰甘心爲亡國奴？各個人的腦鏡中不知拍照多少仇恥的印象？各個人的肺腑中不知鬱結多少報復的憤氣？假使這個仇恥不能雪除，我們的國家還能成爲國嗎？我們的民族還能成爲人嗎？我們如果要保全我們國家的政治權，民族的生存權，誓必雪除此仇恥，然後才能成功！

日本的財閥開展其侵掠中國的慾望，日本的政閥擴張其併吞中國野心，日本的軍閥發揮其蹂躪中國的暴力，日本的民衆飽受其「欲征服中國先征服滿蒙」傳統的大陸政策的催眠，所以才敢冒世界的大不韙，置國際公法人類道義于

不顧，造成九一八大慘變。慘變發生後，我政府曾根據國際公法，國際條約和人類的公理正義，在國聯爲痛切的辯爭，對日政府爲嚴重的抗議，向世界各國爲公正的聲明，但無論如何，日本總是蠻不理會，佔東北，擾華北，寇東南，直把偌大的中國，視爲俎上肉，隨意割了。同胞們！當此國家存亡，有如柔卵，民族生滅，一髮千鈞。我們數十年來所深憂慮大歎疾呼「亡國滅種」的劫運，就在目前了。我們還不猛醒嗎？我們還不奮興嗎？我們還不聯合起來援助我們的政府抗日救國嗎？

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已危險到最終的末路了，而一般反動分子，還謀推翻現政府，以竊奪政權。他們還有人心嗎？而一部分黨國要人，不肯負責，共赴國難，反高臥帝國主義的租界裏，想法破壞現政府的對外政策，爲已派資政權，他們還講得起總理的信徒嗎？我想有覺悟，有識見，明正義，知大體的民衆們，當然不能受他們的欺騙，麻醉，甘爲彼輩的工具，滅殺政府對外的威信，破壞

政府對外的政畧！

就我們一般民衆的實際狀態去觀察，更是出我們意料之外。除少數知識分子及大多數青年學生尙有對外的表示和運動外，其他一般民衆，酣夢若昏，沈醉猶泥，直如燕處燎堂，魚游沸鼎，不知禍之將至。我們試看！除戰區附近在戰鬥的時期一般民衆感受生命家庭財產……的危殆而知狂奔遠避外，其他距戰區較遠的民衆，真是悠悠忽忽，泄泄沓沓，太平無事的過安樂日子，很少見戰爭的現象。我們試看距戰區較近隨時都有戰爭危險的北平，電影院游藝園怎樣？梨園娼婦怎樣？酒肆茶坊怎樣？市民行動怎樣？……不用我明白的說出來，我想凡居在北平市的民衆都能得到的。不但北平市的民衆這樣，就是東北已遭家亡國破的痛苦，來平避難的民衆又有什麼抗日救國的具體表示和行動呢？至于其他距戰區較遠的都市，及鄉村更不必述說了。以如此民衆上處如此環境，國家前途的危機，真是不堪設想！

國家到了這樣地步，我們文人雖不能

馬上武裝起來和倭奴拚命，但須聚精會神，運舌命筆，作『喚起民衆，組織民衆，訓練民衆，領導民衆』的抗日救國工作。把全國民衆在『國家觀念』『民族意識』努力『抗日救國』的旗幟下，聯合起來，造成舉國同仇，一致對外的空氣和力量。同時更希望各種政治團體，能澈底凜悟『閱牆禦侮』『箕豆燃煮』『鷓蚌相爭』……的往訓，更能澈底凜悟『漢唐宋明以黨爭致亡』『秦檜岳飛因齟齬失敗』……的史實，在『廉潔交權』『平勃合作』……的意義中，各個政團即刻化除黨見，各個私人即刻泯滅意見，全以國家民族的生命爲最高無上的觀念，精誠團結，澈底合作，輔助政府，協力抗日，忍重大的犧牲，爲長期的奮鬥，自能得最後的勝利，蓋彼倭奴，何足畏懼？所以一九八慘變的發生，雖是中國民族空前未有的危機，同時也是中國民族今後再造新生機的幸福，將來究竟走到什麼途徑，就在我們同胞自己選擇了。我相信！並且我絕對相信我們的政府絕對不屈服，我們的政府絕對有決心，我們的民族絕對不甘心作亡國奴呢！那麼我們中國的前途，不但不因此而斷絕，且將由此而有新途徑和新生命！

九一八周報就是應特殊環境的需要而

發生，同時也是爲解除九一八特殊環境的障礙而發生。所以本報的主旨，自然和其他各種刊物具有不同的特殊性。本報對於東北的事變，和因東北事變連帶而發生的各種事變，并世界各國對於東北事變所持的態度，必能本忠實公正的態度，竭力宣播中外，貢獻於研究此問題和應付此問題者的參考。對於各級政府要爲忠誠的積極建議，對於各反動派要爲嚴正的深刻批評。對於一般民衆要爲痛切的澈底喚起。化全國爲一家，使全民爲一人，集中所有的精力，體力，財力，武力，舌力，筆力，……共赴國難。同時我們在國難期間，對於國難解除後也要對於各方爲深謀遠慮長治久安的積極建議，以求建設三民主義的新社會新國家，得到國民革命的最後勝利。然後由新興的中華民國作爲輔助世界各弱小民族革命的領導者，以打倒各個帝國主義，解放一切被壓迫的民族和民衆，造成民族國際，徐進世界于大同，這又是本報最後應有的最大希望，豈僅把目前的困難解除就算完事了嗎？吾人所以期望于本報者，雖然不能做一個設計家和建築家，但必定要做一個提議者和宣傳者，并願讀者諸君同力合作，以完成我們共赴國難最大及最後的課程！

東北民衆抗日戰史一頁

東北抗日救國軍從軍日記

孫 武 李 桐

自暴日入寇，東北義軍蜂起，與敵抗戰，各報隨時頗有記載。惟多得諸傳聞或電達，絕少躬履戰地之描寫。遼西金子明義軍崛起，戰功昭著，有孫武李桐者，從戎幕下，參與機密。茲承其厚意將從軍日記一段付本報披露，誠東北民衆抗日史中一頁光榮之筆也，閱者幸注意焉。——記者

一、決心殺敵準備出發

余友金子明，遼寧新民人，在辛亥以前即加入同盟會，追隨孫中山先生從事革命事業，彼時在東北多有秘密工作，滿清顛覆後，在革命軍曾歷任軍事要職，實爲東北革命同志之先進。九一八之夜，瀋陽爆發，金君適在瀋垣。目覩倭寇暴行，義憤勃然，已動殺敵禦侮之念。嗣見當局以不抵抗之故，鑄成大錯，倭氛益不可遏，知非民衆自動組織，以與敵抗，實無希望。爰在新民黑山彰武阜新等地，招集同志，共起赴難，以義勇軍名義相號召，以抗日救國爲目的，未半月，各地多所響應，共推金君爲總

司令。金見組織基礎已具，乃到平津各地聯合舊同志，并接洽各民衆團體，冀得物質與精神上之援助。余等二人即於去歲十二月下旬與金君晤於天津，桑梓義務，既不容却，殺敵救國，更所素願。乃追隨金總司令之後，策劃一切，在津準備數日，始決定行程，即日首途。

二、大通車中身歷險阻

十二月二十九日午刻離津東去，其時遼西風雲方緊急，北寧路關外沿線機炸匪劫，時有所聞，故行旅之人，入關者多，而出關者絕少。余等所乘車，至榆關下車者半，及抵錦，車幾空矣。離錦東行，已悉車已不能通過大虎山，日軍實力已過新民，將長驅西進，以攻錦府，噩耗頻傳，羣相驚顧，余等皆不之顧。三十日晨六時車抵大虎山。車站人煙寥寥，狀至淒涼，我軍隊附近之可得見者，亦爲數無多。余等離車後席地憩息，并計畫前進行程。七時大通車開往泡子站，車中多北移避難者，而車既試探而行，人亦不能預定所屆，相視皆默無一言，而心中隱痛則盡有充分之表現於顏部也。

車離大虎山站未久，大虎山即在暴日飛機砲火交轟之下。被日奪佔。余等雖已逃出砲火，而砲聲猶歷歷可聞。後據

逃出者言，當時日飛機六七架，將車站完全炸毀，北寧路東行車即被阻。炸斃鐵路員工及旅客多人，民舍市房之被燬，更不待言。余等先時離開，未被阻碍工作，危及生命，亦云幸矣。

在車未抵新立屯站時，該站已被日機轟炸，死民婦幼兒各一人。傷第二次車乘客及車務人員二十餘人。余等乘車於事後冒險開過，尤爲厚幸。

車中遇同志李某赴彰武，將有所謀，因託其與赴南梯子處，傳達一切，并約其來聚共策進行。

十時車抵泡子站，已達目的地，余等欣喜無似，晤同志趙君接洽一切，并委趙君充該站交通員。晚宿趙宅，同志未晤者頗多，羣相慰賀，並祝前途順利云。

三、賈宅聚義金第組軍

三十一日晨七時許阜新惠德營子賈同志令其次子偕大車來接，并由該區民團隊長何君率士兵百餘名護送。午後安抵賈宅。

賈君即時招集本區各村長紳董等與余等會議，互相策勉，精神咸大感奮。議決增加民團名額，編爲本軍第二大隊。隊長即民團隊長何君充之。何君少年英俊，勇敢有爲，慷慨就職，余等深慶得

人不已。

傍晚金總司令長子與部下多人，來賈宅迎接，并報告最近義軍組織情形，頗多良好之消息，聞之竊喜。

一月一日晨由賈宅以大車送行赴東可營子金宅。傍午到，同志趙君已先我等來此，共話經過，談笑甚歡。旋與本地士紳會談，研究合作辦法，極爲圓滿。午後一時許，金玉田號九龍者，率衆三百餘，由新民敗退來歸，并介紹新民潰退各路義勇軍約五六千人均願加入本軍合作。其首領自稱四虎，八點，四海，九江樂，亭字，寬字，生字號。

又有阜新第四區民團隊長祝君分隊長馬君來此接洽合作，當編爲司令部衛隊營，并委金玉亭爲營長。自稱天照應者派代表孫老秧子來計劃率各路義勇軍反攻日軍，并設法阻止其西進，以免阜新各地受擾亂。

二日復與八點，仁義，占北等會談來歸事宜，結果極爲圓滿。同時并遣人赴彰武王縣長處，接洽借地編練義勇軍。

是日正式啟用關防。會二道河子韓宅請設司令部於其宅，當派人前往佈置一切。連日分頭工作，至爲緊張，負責同志之精神，至爲煥發。預定司令部正式成立，即着手整個的組織云。（待續）

東北照妖鏡

龍沙三妖小傳 子遺

▲趙仲仁

▲李維周

▲劉德全

倭奴入寇，妖氛瀰漫，奴子奴孫，盡現妖形，光怪陸離，筆難描寫。友人爲述龍沙三妖事，雖係小妖，爲祟則大，爰不惜污我禿筆，一爲寫照。 九一八後百五十日記

趙仲仁字作人（？）龍江縣人。現年四十餘。幼頗具歪才小慧，有「神童」之謬稱。就學龍江法政校，業未畢即充本校學監，年未滿二十也。後入北洋法政，半年而畢業。民元應北京縣知事考試，竟冠儕輩。分發吉林，先後充省視學中學校校長職。

北京參議院改選，趙即返黑，運動議員，初顯政客身手，竟能大展神通。當選後雖以年歲不合遭各方反對無效也。非常國會招集，趙又包辦選舉，當選衆議院議員。自此「豬仔」技能十足，爲安福系主要脚色。在京活動，歷充各要職。

吳興權督黑時，首俾以全省森林局長之肥缺，旋調充呼倫貝爾善後督辦兼

交涉員，嗣充道尹仍兼交涉特派員，先後六七年之久，轄四縣十八卡倫，土厚民肥，實爲黑省天字元號之優職。趙於此時期乃大發其財。

自萬福麟督黑始充任省政府委員，頗抑鬱不滿，前歲曾藉出席國民會議之機會，思在中央活動，九一八事變前，亦曾在瀋陽大事拉攏，最高當局會允予重要位置，而均未能如願以償。怨尤既生，反動之念大作矣。

趙之才能在龍江本高出儕輩，——趙小字瑞麟，時人讚稱恆引「趙家瑞麟」爲口頭語。惟其陰賊險狠，人亦莫不畏而忌之。事變起後，馬占山握黑政權，趙即極與馬接近，籌劃之力不少。迨至馬力不逮，日軍北上，龍江省城陷於恐慌，趙乃乘機大肆活動，奔走於駐哈日領大橋及張景惠之間。後更聞各方拉攏牽線務使馬占山與日本妥協，俾斷送黑龍江與日。據聞某次趙由哈赴黑謁馬，車中同行者，咸大罵賣國賊，故使之聞。趙臥吸鴉片，怡然自得，置而不理。吸煙畢，起則與發言罵趙之人，逐一握手，表示十二分親熱之意。當時同車之人，莫不歎服其臉皮之厚，心胸之辣。蓋趙平時爲人，率多如此，由此一事，可見一斑。

當民國十七年中俄事變發生時，有賣國賊數人在哈收買麵粉數千列車，秘密販運，供給蘇俄軍食。當時曾引起社會輿論熱烈之攻擊，事後人始知此事之主角，即趙所演出。龍江省城至昂昂溪之輕便鐵路，本係商民集股創辦。趙則投資尤多，佔全資本十之七八。嫩江戰事發生時，趙深恐此路損失，遂令該路機車往來，均懸蘇俄國旗。同時并將所有鐵路存款，兌換日金，存朝鮮銀行。一面復假充馬占山代表，向日領及哈張分頭接洽，運動停戰。往來黑哈間，頗能不憚煩勞。故時人爲編歌謠以諷之曰：

「掛俄國旗，花日本錢，

謁見張景惠，代表馬占山。」

此種歌謠，雖哈埠之小學學生，亦熟爛口中，則足徵趙之挨罵程度如何矣。惟趙則殊長於巧辯，每向新聞記者自解曰，「你們罵我是賣國賊，但我承認愛國有直線有曲線，究竟誰是賣國，誰是愛國，到最後必可分曉。」似此所謂「曲線的愛國」，說來誠令人作三日嘔也。趙有子女六七人，次子淵，讀書朝大，其平寓被黑龍江同鄉會沒收後，淵偕摩登女子二，築香巢於東城某大公寓，出入汽車，酒食徵逐之不已，婦寓更

狂歌狎笑，聲達街市。月前傳聞趙在哈被丁超拘捕，而其子仍習唱梅博士女起解不已。說者咸謂有其父必有其子云。

○ ○ ○ ○ ○

李維周字蔭棠，原籍遼寧之金縣，後隸呼蘭，蓋早年家貧，其父一担逃荒北來也。李出身微賤，黑省簡易師範畢業後，年已老大。現年五十餘歲。面貌呈奸惡狀，頗似舊劇曹操之臉譜，故人每以「真曹操」稱之。

李利口善辯，詭計多端，而陰謀活動之能，亦不弱於趙仲仁。由本縣勸學員所長保衛團長等職，竟能一躍而為省議會議長，衆議院議員。吳督黑時，俾以札免公司理事長及禁煙總辦等優缺，遂致暴富。

萬督黑時，僅以諮議顧問等閒職敷衍，同趙仲仁俱為失意之人。當三省有所謂聯合會組織三省代表同在瀋陽時，李亦代表之一，在瀋極力活動，思謀一位置，迄未得逞，此亦其反動之一因也。

李趙才能相若，而兩奸不并立。李見趙奔走於馬占山張景惠之間，頗忌其勢力之膨大，故在黑組織地方維持會陰與之抗，同時更利用反趙派多人極力攻擊趙之賣國，趙不得已去哈活動，龍江

勢力中心，遂集中於李。

○ ○ ○ ○ ○

劉德全字鈞衡，金縣人，與李維周舊為同鄉。幼家貧，兩寡嫂不之理，賴其妻馬玉英之外祖資助，留學日本士官學校，妻馬氏亦偕往，臂助頗多。民國四年畢業蒞黑充教練官參謀及審計處處長等職。鮑貴卿督黑時，為督軍署參謀長，旋升旅長，又曾充奉天某路統領，皆未久。宋大濂在哈時，委以東鐵路警處及特警處處長，為一時之紅人。

劉貌極漂亮，有「小白臉子」之微號。惟素有季常之癖，故官位雖高，不敢言納妾。某次有要人過哈，於盛大宴會中招妓侑酒，劉招來獨多，為馬玉英所聞，席前獅吼，羣為不懌，後劉竟因「怕老婆子」之斥責去職。說者謂劉受其妻之象養助讀，不得不甘為雌服者亦有不得已之苦衷也。

吳興權督黑委劉充高等顧問，旋歷充黑省警廳處兼省防軍清鄉等重要首領，權威極大。萬督時亦去職而為失意人。而劉與熙洽丁超均在日同學，頗輕熙丁，故尤多怨對之意。

李維周以「紳閥」起，而無實權。劉則歷充軍政要職。擁有一「軍閥」之勢力，故李乃與劉拉攏。劉亦利用李在地

方「紳閥」之勢力，頗與合作。二人狠狽為奸，隱有左右黑省政權之勢。

本莊繁，劉之業師也。張海鵬軍北上攻黑之時，即劉開始運動賣國之日，李維周之接近倭奴，亦劉所介紹。二人本思在黑政權轉移之際，由本莊手中謀一要職，結果黑省政權，竟為張景惠馬占山先後所得，而趙仲仁活動之力，仍高出二人之上，不勝悵惘，然認賊為父之信念，迄不稍減，蓋仍冀有所獲也。

劉現年四十七八歲，平時極自負，馬占山既以守黑成名一時，劉極不平。嘗憤然曰「中國歷史上的忠奸，真不足憑。如宋秦檜和金不戰，本來是為國為民，岳飛乃跋扈將軍耳。彼馬占山有何能力，竟享盛名。而人乃稱之曰馬將軍，是亦宋岳飛跋扈將軍之類而已。」劉每盛稱金州日人治理之種種好處，其意似極歡迎將東三省盡如金州在日人治理之下，其奴化心理，直可代表日本士官派洋奴教育效果之一班。——東北士官派之洋奴多矣，固不僅劉一人也。

血腥

劉水

「是槍聲！」不知誰說了這樣一句掉然的話，立時將屋中的人們都鎮服住了。婦孺們個

個都具有有一種不平常的情緒，驚悸地緘默着；而幾秒鐘前正在輕踱着的男子也停了脚步。好像鉛塊壓在心上了那樣地感着無窮煩慮。這情形是緊張到罕見到的地步，室內的空氣簡直靜寂得室死了人，甚至一根針或纖草落到地上都可以聽到那響動是怎樣大。因為不點燈，四圍更黑得如炭；人雖然不必担心怕着看見別人的悲哀和恐懼的面色而更有理由增加了自己的不安和苦惱，但誰也不肯輕易把頭就抬起來，意義也并不一定是要諦聽什麼，祇是一種無名的煩憂佔領了他們的意識，侵擾着他們的神經，使他們噤然戰慄。

本來在這樣不曾從天上降下來的禍難的當前，他們能怎樣呢？他們固然也當打算過，可是這完全變作無用！人都是一向度這太平日子的人，所以在經驗上就沒有能夠想到目前事件的先例；而一點原就是沒有把握的主意或計劃，在這急驟的震撼下，於是就更不濟了。他們不敢有一些聲息，實則在他們自己想不到也無須有些什麼聲息，而他們惟一同的念頭，則僅僅是那麽一句話：「唉！日本兵到底來了，日本兵到底來了，……」

但來了怎麼辦？誰有那能力可以說

出來一個應付的法子？無疑是沒有的。生長在鄉村農家的女子，自幼的教養與訓練是祕諳得生育兒女，煮飯，洗衣裳這一類分內的事；挨丈夫的打罵；則就會哭或尋死，那個會意識到反抗？她們的粗暴或威風僅僅會用在自己小孩子的身上，此外，就沒有一樣不柔順得如羔羊。小孩子呢，每日的生活是將豬或牛羊之類的牲畜驅到山上或荒甸的去放，有閒暇就說野話，罵架打架、揚土，爬嶺，是他們的本事，他們可以在險峻的溝澗上跑不害怕，但想到老人們所常說及的「洋人一，那個不嚇得發抖？男人，在理是該有些頑抗的性子，可是他們祇能聽着別人的指揮去幹，若說教他自己去挺身殺賊，那是一點也不來！這樣，所以在這房中的人都是僅僅會聽自己的心跳。

在這驚人的秋夜裡，現在又可以聽到隱約的一聲兩聲犬吠。這情形，是更足以令人想像到成羣成隊的倭兒放肆地走在大道上的樣子：荷着槍，佩着晶亮的刀，說着令人不懂的話，以及殺人，放火，姦淫，掠奪……種種悲哀悽慘的事情，便像真看見了似的一沖一沖在眼前掠過。站在死亡的邊沿的恐怖，迷漫了他們的心，他們固然是不吝惜死，但

他們在未死前總還希冀着一絲生路的——門！所以一個二十幾歲的漢子終於低聲地沉着地說：

「哥哥還不回來。」

所謂「哥哥」，是指着楊立；他在不久前到別人家核計辦法去了。

祇若有人說話，這沉悶也就可打開，於是在炕上便有一個女人的聲音接着說：

「可不是。——他二叔：你看怎好呢？眼望槍聲又近了，方才是一連就是三下；你聽着沒有？」

「他媽的！到來我們都得完！——也好：反正得拚個你死我活，那天也免不了。」

話是由沉抑而悲壯了；這男人在說時是將拳頭握得很緊，血把臉漲得發熱。一點因為興奮而起的不自在使他坐下。

(待續)

附白

本報第一期原定三月六日出版嗣因特種原因遲一週始與讀者相見至為抱歉祈原諒
本報另印投稿簡章及代售辦法函索即寄